

語絲

期四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廣告費	報費	地址
-----	----	----

每方寸每期五角，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	-----------------------------------	------------

紀念劉和珍君

魯迅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羣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他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非

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這牠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非體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仕這樣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有了

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却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這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爲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我第一次爲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纔有人指着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纔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却暗自詫異。我不素想，能夠不爲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態度很溫和。

本日期錄

- 紀念劉和珍君 魯迅
- 茶話已 豐明
- 一人能有幾天活 劉復譯
- 笑與哭 祖正
- 我們的女旗手 丘玉麟
- 英語備考之荒謬 語堂
- 那風靜女篇的討論 劉以白
- 顧頡剛

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纔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聽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羣衆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羣君的。而且又證明着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政府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鎗，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沈勇而友愛的楊德羣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沈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鎗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孺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却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

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却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江，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却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觀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茶話已

豈明

十三 希臘女詩人

希臘女詩人薩福，正言薩普福(Sappho)，生當耶穌紀元前六百年頃，在中國爲周定王時代。其牛前行事已不可考，唯據古代史家言，薩福有二弟，一名賴列柯思(Larikhos)，爲鄉宴奉爵者，舊例是職以名門子弟之慧美者充之，故知其爲勒色波思(Lesbos)貴族。次名哈拉，瑣思，(Kharekos)，業運酒，至埃及遇一女子，名羅陀比思(Rhodpis)，悅之，以鉅金贖其身；羅陀比思誼云薔薇頰，舊爲耶特芒(Tadmon)家奴，與寓著者埃索皮思(Lisopos)舊譯伊索)爲同儕也。後世或稱薩福嫁安特羅思(Andros)富人，耳珂拉思(Kerkolas)，而事實無攷，且該耳珂拉思本誼曰尾，(引申爲男根，案如中國云交尾，)安特羅思者壯也，蓋希臘末世喜劇作者所造，用作嘲弄。又或謂薩福慕法恩(Phaon)之美，欲從之而法恩不肯，乃投白岩(Loukas)而死。(相傳愛慕不諧，由岩上投海，或不死，則舊愛亦自滅。)顧攷一世紀時赫法斯諦恩(Hephaestion)所編投岩人名表，無薩福名，希臘詩人亦皆稱薩福葬於故

鄉，非死於海，近世學者斷爲後世誣言，殆猶易安居士再嫁之故事耶？

希臘神話有九神女，司文章音樂之事，人稱薩福爲第十詩神，又訶美洛思(Homeros)舊譯荷馬)爲詩人，薩福爲女詩人，推重備至。顧後世基督教人病其詩太艷逸，于三百八十年時併其他希臘人詩集拉雜焚之，故今日不傳，第從希臘羅馬著作中所引蒐輯得百餘則，成句者僅半，成章者不及十一矣。其詩情文並勝，而比物麗詞尤極美妙，今略述其意，以見一斑。其一云，

「涼風嗚喘，過棠棣枝開，睡意自流，自顫葉而下。」

善能狀南方園林之景，諦阿克利多思(Theokritos)牧歌第七云，「白楊榆樹，動搖頂上，神女廟邊，靈泉自湧，如聞私語，」蓋彷彿近之。其二云，

「月落星沈，良夜已半，光陰自逝，而吾今獨臥。」

其三云，

「滿月已升，女伴繞神壇而立，或作雅舞，踐弱草之芳華。」

其四云，

「甘棠色賴于枝頭，爲采者所忘，——非敢忘也，但不能及耳。」

甘棠(Glukkumalon)者以頻果接種子柚樹而

成，又用之作暱稱，諦阿克利多思詩第九云，「吾歡乎，吾歌汝甘棠也。(太炎師釋棠爲頻婆果，今從之。)其五云，

「如山上水仙，爲牧人所踐，花萎于地。」

羅馬詩人加都盧思(Catullus)詩云，「汝毋更念舊歡，已殺吾愛，如野花之壓於鋤犁矣。」又佛吉劉思(Versilus)詩狀少年之死云，「彼條萎死，如紫花爲犁所割，」殆皆從此出也。或稱薩福喜薔薇，恆加以詠歎，比之美人，如上所舉亦足以見其一例。薩福又善鑄詞，如上文之甘棠，又謂鶯云春使(Eros angelos)愛云苦甘(Glukkipikron)，英詩人斯溫朋(Swinburne)最喜用之，常有句云，「甘中最苦苦中最甘者。」薩福又咏愛云，

「愛搖吾心，如山風降於樸樹。」

尚有二章亦歌愛戀，篇幅較長，爲集中冠，茲不克譯。譯詩之難，中外同然，雖以同到之語且不能合，况希臘與華言之隔，而薩福之詩又稱不可傳譯者乎。故余僅能選取一二，疏其大意如右，不強範爲韻語，倘人見此以爲薩福詩不過爾爾，則是皆述者之過，於薩福之詩固無與耳。

以上係民國四年所作，登在紹興禹城日報上的一篇小文，我在劉大白先生詩集舊夢中曾經說及，近日忽然在故紙堆中找著，便把他轉錄在茶話裏。這當然不是想表彰我能寫所謂

古文，求孤桐先生的青及，不過因為薩福跳海的故事流傳太久，大家都喜歡講，最近的東方雜誌（二二之一）上也還轉載一幅投崖圖，現在將薩福事跡略略說明，或者也不無用處。其實呢，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跳海之說倒也能了，還有些學者硬派「磨鏡黨」去奉薩福為祖師，以致與Sapphism一字弄成Tribadism同義。十九世紀歐洲學者如德之威耳寇（Welker）義之孔巴勒諦（Comparetti）英之華敦（H.T. Wharton）等為求真起見，為薩福更正了許多流言，若是完全當她作一個詩人看，或者附有這些傳說倒反更有意思，也未可知。

上文所說兩篇較長的情詩之一，名叫贈所歡（Eris Eromenan）的，去年我曾譯出，登在語絲第二十期上。又在自己的園地裏希臘的小詩一文中也譯有薩福殘詩五則，及墓銘一首。今天翻閱她的遺詩輯本，看見第八十五節，覺得很是可喜，不免把他抄了下來。

「我有一個好女兒，
身材像是一朵的黃金花，
這就是可愛的克來伊思，
我不希罕那美的勒色波思，
也不再要個整個的呂提亞。」

勒色波思係作者故鄉，呂提亞（Lydia）為小亞細亞的希臘屬地，克來伊思（Kleis）據云

是薩福的女兒。——喔，我看這詩譯的多糟，多麼囁嚅，有好些多出來的廢字，雖然勒色波思一字原文所無，係原編者加入的，不干我事。總之，譯詩是應打手心的，何況又是我的這種蹩腳譯呢。民國十五年三月九日。

一人能有幾天活？

（法國民歌）

劉復譯

這是我的國外民歌譯第一集中所收的一首，本不打算先行提出發表，只因兩禮拜以來，覺得我們現在生逢聖代，日月光華，一切都是無話可說，不如飲酒作樂，共慶昇平（雖然我並不能飲酒，而且連買米的錢也沒有，何況買酒）。敢云老人擊壤，別有肺肝，直是宋江吃屎，獨嘗異味（瞧我這臭屁四六，還不夠笑痛肚子麼？）聊書數語，藉當宣言。

一人能有幾天活？

朋友們，活的時候總該好好的行樂啊。

自從今天起，

我們再不要自尋煩惱了。

學了歷史有得什麼用？

那還不是到處一樣的？

我們還是好好學喝酒，

學會喝酒什麼都會了。

一人能有幾天活？（下同）

隨他是什麼個大將軍也能；
隨他是什麼英國人被他征服了也能；
我啊，我就是這麼個無名貨，
我只要打勝了我的煩憂就好了。

一人能有幾天活？（下同）

陸地上的奔忙與海浪上的奔忙，
將好好的時間全都斷送了。
還不如多喝些這個神聖液，
叫世界在我們腳底下旋轉罷。

一人能有幾天活？（下同）

科學家使着遠鏡找行星，
把他一生最好的空閒光陰消費了。
我是連眼鏡也用不着帶一幅，
可早把個快樂窺測得清清楚楚了。

一人能有幾天活？（下同）

野心的化學家耗盡了
他的家產去鍊金。
我可有我的無價寶，
蘊藏在我心裏。

一人能有幾天活？（下同）

我用不着什麼伯來：
我的戀人只聽我的法國話。

微流血——她或更要苦笑地捧着點頭吧。我幻思未歇，驚地嘆泣唏噓一切聲響頓杳。我疑惑是午夜獨立於荒谷曠野。呵，真像個孩童在牀裏搬枕頭，疊空盒，迷茫着建幾他的崇貴的棚塔，直等到怪着沒聽到笑聲讚語，才發覺在身旁躺著的母親和姊姊都已熟睡了，我倒忘了追悼的程序。這時是輪到「靜默」，四圍的人們都入了默哀之域了。

飄蕩她的英靈安穩的過去之後，跟着同學們繞棺重到遺像前，我，別的人也一樣，凝神細瞻，行行回顧，這瞬間儘懷着海邊遠眺已落地平線下的殘陽之惜戀。

隔日，送她出殯的人回來，給我這些消息。她的在數百里外的老母昨晚纔到，倉皇入門緊抱着棺頓足號哭，號哭暈眩了幾次，杏仁式的棺材釘隔絕了母女的會面。今日送殯，可憐的慈母老淚汪汪坐在尸車裏，伴着勸慰陪流淚的是我們那女同鄉——是受了死者厚恩殊惠的客侶。這個犧牲的她，聽說，是站在隊後，中彈時同伴拉她快走，衛兵趕嚇拉着逃命，再在她的身砍刺了幾刀，呵，她的母親聽了嬌女這般慘死，怎不碎心？

「殘忍，殘忍！」我搖頭嘆說，同時自己已得慚愧抱歉。今晨因為日君患病需我的幫助，事業時誤會送殯時候已過，竟又自去訪友。坐車回歸的途上，我乃碰見送殯的同學一行人肩

並肩跟在青衣人扛着的靈柩緩行。許是有些想避感傷的懶惰，我躊躇顧望，車已灣入胡同，再回頭，惘然惟見黃塵飄空而已。

孫君——幾日來常紅着眼，有一次竟跑到我房裏面嗚嗚痛哭着殉難烈士的孫君——今晚慘然進來，把手裏的畫報擲於棹上，說道，

「看呵，這樣可慘的殉難者之屍骸！」
「唉，這是什麼國家，什麼政府！」自慘案發生整日拍案長嘆的房侶憤憤的說。「這樣屠殺！」

誰瞧着這慘圖會不悲憫或墮淚？頭髮蓬衝，彈孔血肉模糊，赤裸裸的十餘個屍骸——男人自頭至踵一絲不掛，甚麼衣服帽鞋襪全被剝劫，女人僅剩着一條褻褲，連蔽胸的襯衣也不蒙恩留——其間我們的旗手，天平，若非圖旁註着她的名字並熱心愛國運動的按語，實難認出是那端淑的影像之尸骸，彷彿純潔的羔羊被大理石般的心的屠手砍首刺血而且剝皮，不準任人領回——要等那夜的驟般雪霰把他們醜藏，預為今日屠伯壽讎的珍饈，把熱血當做紅葡萄酒漿浮湧於被咒咀的壽觴。我掩圖心痛如胸頭也中着鎗彈。

校院門上貼着幾張小照片——請願的一張照片顯着個剪了髮的執旗的女人，旁邊註着小字：我們為國犧牲的女旗手。這請願的旗手的圖像正和旁一張攝着花環棺前，白燭高燒，松

針披襯的她的遺像一樣。

呵，我們的女旗手，你永遠離開我們了。在旗下的背影和靈前的遺像僅給我認識你的菲薄的機緣。

於燕大

「英語備考」之荒謬

前天因為替學生買書，跑到書舖裏去找些學生淺近的自修書，因而發見了有『英語備考』這樣荒謬的一本書。這書『的編纂者』並不著名氏，據書後只作『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大概因書中各部係由他書集合而成，不便說誰是編纂者。裏頭有一章，題目為『讀音之普通錯誤』通共不過四頁，然就四頁中荒謬絕倫之處不只兩打。我以為這很能代表一班中國習英文而未習發音學者對於英人讀音荒謬之見解。果使學生跟從這短短四頁的寶訓去讀音，則其讀音之結果，早可以料想到了。

中國學生于英文讀音上每受了拼英之欺愚，因而大上其當而大吃其虧，結果是庸人自擾，外人講話時所絕對不對的音，我乃自以為是讀音正軌，所以說什麼外國話太難了，舌頭強硬學不來等等固謙的話。故外人說 half-past ten 或 half-past ten (減十) 中國學生必定要說 half-past ten 外人說 Christmas (減) 中國學生必定要說 Christmas 外人說 just so so von please

las-night, 參見 Jespersen *Elementarbuch der Phonetik* 11.8) 中國學生必定要在 S 的後頭加一個明確的 t。其餘若 Common, London 的尾音亦一律讀如 on 字之音。相信拼音及字形而不肯嚴密觀察西人實在口音的習慣，此乃普通讀音之所以錯誤，亦即我們今日之所以有這四頁『讀音之普通錯誤』。

學生所以不明白這一點道理，(一)就是因為沒有聽到正確口音的機會(二)就是有這麼荒謬的書來做他們讀音的指導，(字典亦其一端)。

商務的英文字典注音之荒謬是我幾年前已經發見的。例如，很通用一本『袖珍英漢辭林』more, glory 都注長 O，這是念一年英文的人也知道不對的(只要他口音正)，所以學生念 more, glory 作長 O 音，我們並不能怪他們。這並不是因為這字典上沒有表那正音的符號。又如 please pleasure 二字之 S 音，完全不同(N, zh)，乃同注以代表 N 之符號。assume assure 之 S 亦大不同(S, sh)，該字典亦出為一談，惟於 Sure 字下却知道分出另註(Sh)音。Question 注為 chun 惟 christian 不注。Posture figure 皆作長 M，今日此音已非文人及普通社會所有，普通蓋作 cher ger (或-ger) 以此種字典給學生直不啻教他們在英文會話上做笑柄。

總而言之，尋常學生理想中所要的英文的

讀音是死的，板滯的，抽象的，守古的讀音，不是活的，有變化的，根據觀察的，通行的讀音。這一部分就是因為相信字典之故。相信受過發音學洗禮，肯表出實在通行之音的字典若『袖珍牛津字典』『簡明牛津字典』尚可不致差謬，惟於各字在語中之變化不能窮其底蘊而已，但是相信老學究式的標音字典，則其遺誤無窮。若『袖珍英漢辭林』及『英語備考』皆係誤人家子弟老學究式之注音也。例如英語備考謂 Perhaps 讀若 Piraps 之讀法切宜避免，則無異於教中國學生勿讀西人自己常用之音。此無他，本着老學究式的讀音觀念，而又不肯根據事實的觀察，及未受發音學之洗禮也。此何異於教外人說京話，不讓說『甚 ner』必教他念『甚 mo』不讓說『姑娘去聲』『丫透』而必教他念『姑娘下平』『丫頭』。

『英語備考』的胡鬧就胡鬧在這一點，但是他却胡鬧的特別。差不多發音學所承認的事都被他一筆勾銷了，發音學字典 Daniel Jones, An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字典學之先進家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等所注的讀音差不多全被商務印書館的英文編輯所否認了，這是怎麼重大的事件！

We must carefully avoid the tendency to

substitute if or a in the following reminatio-
-nsage, -am, -ate We must say savage, capta-
-in, moderate and not Savige, Captin, moder-
it.

實際上凡 age 尾音大半都是念為短 i 之
故 Village, savage, marriage, Carriage,
據 Jones 及『簡明牛津字典』及一切我看過的國
際音標都是注為 i 之音，如 villi。Savage 自
然應念為 Savige Captain 應念為 captin (見袖珍
牛津字典)，moderate 應念為 moderit (即輕
讀的端 i)，無論那一本發音學的書都是一樣
注法。

商務編譯是不是在這種地方叫人家念長 a
captain, Savage, marriage 等。

一樣的荒謬：singular, necessary 念為 sin-
guler, necessary 據那本書也是錯的，雖然所有
的字書注明這種輕音的 ar 都是照 er (國際音樣
之。讀法，是一種不明了的中音。據英語備
考大家應念為 Singulah necessary)。

凡 ed 尾音念出時都是輕音的短 i，(比
尋常的短 i 略寬)國際音樣一律作 i: 但是據
『英語備考』又都錯了。

最可惡的就是 -el, -il, -ent, -on, -om 等字
尾之 e, i, o 都得照念。所以的例是 motel fossil, V-
iolent, presento 簡明牛津字典明白標明 mode-
l 是念 -di, fossil 是念 -si。在這種地方我們可以
看出著者簡直不知其所語為何物，於此數字尚
有抱殘守缺不知何處得來的觀念。我們現在明

